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上
體要之部

卷三六—四一

中華書局

卷三十六 啓

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啓

此文子厚十八歲作，固少作中最早期也，然康對山已賞其「句法騷快，氣概閒適，可見子厚少年文字，便灑然出塵」，言亦離題不遠。

權載之貞元中知貢舉，甄品詳諦，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者甚衆，子厚思依倚爲重，亦固其所。啓首云：「拜揖長者，自於幼年」，則子厚於權，固非漫無淵源，顧此淵源爲何等耶？據陳少章所考：「德輿嘗爲江西廉使李兼判官，蓋與侍御夙有同官之舊，而先友記遺之何也？」斯則江海沈淪，人事遷改，一旦形格勢禁，便爾遺忘，又或已不忘人，而人忘己，勉強攀援，適以見笑自點，吾恐子厚於此籌之至熟，因有「覩其樸者鄙其成，狎其幼者薄其長」等語，見於筆下。昔以文舉俊才，猶得小時了了之誚，矧以髫年隨父，猶未及少少露頭角時耶？又況侍御與人相交，真實情感如何？並非小兒女所得盡知耶？

文之中幅，有三段辭，林希元曰：

此三段俱辭采翩翩。第一段言：高談闊論，恐汗達者之聽；第二段言：異軟觀望，恐爲榮者之醜；第三段言：安常守分，又慮無推擇之行。蓋將以可進可退者取決於德輿也，然可見子厚無頭腦處。

何以謂之無頭腦？次崖所謂有頭腦又是何種？次崖好談兵，其論往往獷率無甚倫次，何足以知子厚？

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

一

崔大卿者誰也？廖注：「新史年表：崔同嘗爲大理少卿，崔銳嘗爲大理卿，然皆不見於傳」，陳少章曰：否，崔卿名傲，其說如下：

柳子年二十四，求博學宏詞，二年乃得仕，此啓蓋初試不利後作，貞元十三年也。唐制：試吏部，皆考功主其事，子厚應宏詞試時，適崔卿已自考功遷大理，故深以不遇知己爲恨，而更求其撫薦於再舉耳。崔卿名傲，歷右丞卒，又按傲遷右丞，宰相趙憬所擢也，貞元十三年，徵方官丞轄，而此題仍稱前官，當更考之。

此啓雖怨與知己失之交臂，而求其再撫薦，文才氣縱橫，意志高抗，與退之三上宰相書乞情無已，自忘卑下者，有上下牀之別。

或謂此啓贗作，然觀其詞句及典實，如「顧視下輩」，下輩出漢書灌夫傳，子厚累用，（如上李吉甫啓亦用之。）荀瑩如實出己，左成三年事，子厚亦用於他篇，（如祭穆質文感於褚中，亦同用一事。）此種駕輕就熟之態，不類他人僞爲。特行文信筆所之，鬆弛特甚，自是少年矜才之作，與晚年穩練氣度有不同耳。

沈作喆寓簡謂：「此啓塵俗凡陋，非子厚文」，此人各有見，殊難相強。惟細覈之，文稍冗沓，迹涉便佞，不合子厚平昔行文縷縷，余雖未即遽目爲僞，然寓山所見，亦不甚以爲非。蓋子厚未中博學宏詞，年剛及冠，尋左官時與許孟容書，年三十三，猶自認爲甚少，其失意詞科，更少之少矣，何亟亟舍科第，求他途爲哉？

竊感荀瑩如實出己之德：左成三年，荀瑩之在楚也，鄭賈人有將寘褚中以出，既謀之，未行，而楚人歸之，賈人如晉，荀瑩善視之，如實出己。

二

明王元美有上朱大卿書甚長，其首段云：

某昔者蓋讀柳子厚上崔大卿啓，其爲文僅千言，雖多委折瀾伏，大要不過求遇已耳，某高其文，竊復卑其人云。夫以子厚之才，不稍自貴重，蘄識於崔公，卽才若子厚，公不先識之，而使其匍匐自獻，某以爲罪在崔公也。考唐史卒未見薦子厚，茲啓亦贅瘤哉！

元美爲人，言多誇誕，號稱文以西漢爲宗，唐大曆以後之書不讀，而子厚適在大曆以後，吾知元美於子厚文，不止讀之，而且摹擬之。卽如子厚上崔大卿啓，少作也，在柳集實居下乘，而元美已高之，其他品質高者，又何待論？復次，其爲文僅千言句，用字卽仿柳法。查原啓千二百言，是不止千言也，何言僅千言哉？此直模仿子厚與許孟容書「僅以百數」云爾。且僅字如此用法，在明代已絕罕見，而元美必如是云然，此其務學柳以爲名高，可想而知。明史稱：元美晚年，手蘇子瞻集諷翫不置，彼崇蘇已如此，何況於柳？

嘗論晚明士習，與中唐絕不相同，蓋唐以通榜取士，溫卷已成錮習，而明則關防謹嚴，動輒以與主司鈎通致禍。以是子厚啓侯崔大卿，可在其親臨考第之時，而元美上書於朱，必在己已釋褐之後。〔原書稱：旣釋褐從諸薦紳先生後。〕惟以此也，元美遽責崔公先識一年纔弱冠初未應試之文才，可謂不識時務之至。又所謂崔公者，乃崔儼也，官階僅歷右丞而歿，其所以轉右丞，且恃趙憬之薦剡，元美遽以孔融之薦禰衡責望此公，其所謂考唐史卒未見薦，直是欺人之談。

上裴晉公獻唐雅詩啓

文武所注，中外莫同；
中外莫同，猶言中外莫不同也，此一莫字，與言「將毋

同」，或「莫須有」，從負面字中，表示正面意義，同一作用。此與邏輯「毋相反律」有關，說煩，姑不贅。

宋孔平仲談苑卷三：

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：我皇帝嗣位三十載，寰海鏡清，方隅砥平，驅域中盡歸力穡，示天下勿復用兵，則平淮西，一天下，已見於此賦矣。

案中唐除玄宗外，無嗣位三十載之帝，此三十載者，疑十三載之誤，或卽元和十三年也。子厚平淮夷雅皇武末章云：「歸牛休馬，豐稼於野，我武惟皇，永保無疆」，與晉公賦意適合。

上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

一

虞伯生謂此啓自是佳什，不知伯生著眼何在？

子厚將平淮夷雅獻之李愬，兩方處之泰然，韓退之則將平淮西碑獻之韓弘，卻得有大量之人事物，形於奏章，此足見兩公旨趣不同處。李韓二將之自居何等？亦得於此看出。

子厚上晉公啓，并提方召，方謂方叔，召謂召虎，犁然兩人，而上李愬啓則引詩：

「江漢之游，王命召虎」，專注意於召虎一人，不及方叔；方城之卒兩章曰：「昔我文祖，惟西平是庸」，○又「蔡人率止，惟西平有子」，以此描畫周唐武功之方軌並進，可見子厚史識之高，心理之純，不比退之以文爲市，意在譁世取寵。倘當日碑由于厚執筆，將不僅免除一時人事糾紛，亦省卻千年來無聊筆訟。

二

李愬爲人謙退自持，真誠待物，其處世每能以靜制動，由暗窺明，平吳後威望不損，屹然以功名終，良非偶然。平生事跡無多，照人耳目，惟許鄭注爲奇士一事，淺人訾爲誤認，通人歎作具眼，子厚此啓文字，雖平平無奇，而自謂論著不爲世屈，亦可推見於愬深有所窺云。

唐史宦寺之變，佞文與訓注兩案相續，其一概罵倒者無論已，卽或意存矜閔，亦往往軒佞文而輕訓注，自范希文以來，右佞文者不一其人，而迄無一語涉及訓注，獨嘉定王鳴盛、甘泉焦循、持論異於是，茲於焦著易餘籥錄，〔書見李盛鐸所刊木犀軒叢書〕摘錄兩條如下：

李德裕稱李訓小人，不宜引致左右，帝曰：人誰無過？當容其改，對曰：聖賢

○蘇軾李西平畫贊：「墮賊計，困平涼，卒罷兵，仆三將，誰之咎？在廟堂，斬馬劍，誅延賞，」謂德宗不能卒用西平，與子厚意反。

則有改過，若訓天資奸邪，尙何能改？帝語王涯別與官，德裕搖手止涯，帝適見，不憚，按德裕可謂愚而好自用矣，文宗言人有過容其改，是也。且鄭注李訓，固能改過者也，二人皆王守澄門下，而守澄與陳宏志等，共弑憲宗，當時大臣如裴度，巨儒如韓愈等，不聞申討賊之義，所諄諄見之言者，僅一劉蕡之對策，而訓注特能殺守澄宏志等，元和之大義，賴之以申，若訓注者，所謂能改過，而唐之大臣遠不及也。德裕使能通之，則仇士良魚志宏等，何難誅戮？則唐之王室，由是復振，乃以爲小人過何能改？旣以構怨，遂成甘露之禍。（此條見卷十二。）

王西莊光祿史商，○力爲王叔文鄭注李訓三人表白，其說是也。按前人爲叔文表者多矣，罕有爲訓注表者，金太守博士劉鐸、有讀鄭注李訓傳詩云：「誰教奄宦作權臣？肅代優遊到敬文，三子謀疏誰不道？泄機也合罪劉蕡？棋醫入侍本妨猜，偶失機權亦可哀，陳竇至今佳傳在，莫從成敗論人才。」王文簡跋清江三孔集：「經父〔孔文仲字〕論李訓義不顧難，忠不避死，而惜其情銳而氣狹，志大而謀淺，足破羣瞽拍肩之論。」（此條見卷十五。）

按王文簡、乃士禎也，跋見蠶尾集卷九，劉鐸詩所謂三子，當統指叔文訓注，至劉蕡泄機，指太和年間，蕡因策直言請奪宦官爵土，復掃除之役，遂罹譴逐，事甚明白，云

○ 史商爲十七史商榷之略，下同。

罪之，反語也。⊖棋醫入侍，則指王叔文以棋侍東宮，鄭注以醫干李愬。鐸詩號爲訓注發，而實包括永貞甘露兩變，陳竇一聯，氣甚壯。

王西莊史商論訓注云：

李愬目鄭注爲奇士，其實訓注皆奇士，特奇功不成耳，訓本因注進，又媚功先發，是其罪也，若用注策，因羣閹會送王守澄葬，以鎮兵擒誅之何難？後人反惜訓而惡注，何哉？然訓殺守澄及陳宏志、楊承和、韋元素、王踐言，剖崔潭峻棺鞭其尸，元和逆黨幾盡，功亦大矣。訓傳言：訓挾奇計進，及權在己，銳意去惡，欲先誅宦豎，乃復河湟，攘卻回鶻吐蕃，歸河朔諸鎮，志大如此，非奇士乎？注傳言：日日議論帝前，謀鉏剪中官，亦忠於爲國者，即使本欲攬權，假公濟私，脫令其功得成，亂本拔矣。天不祚唐，俾王叔文一不成，訓注再不成，以至於不可救，而訓注固未可深責，傳中譏其詭譎貪吝，皆空詆無指實，指實處僅榷茶稅、興曲江工役二事，茶者末業妨農，榷之未爲過，曲江小役耳，士大夫尙有別墅，天子一葺池亭，奚不可？注爲節度，請復舊儀，戎服謁兵部，寧自卑以存禮，則其用心尙公平，詆譏之詞，安知非沿當日史官曲筆？千載而下讀史者，於訓注但當惜之，不當惡之，至王涯賈餗，本不與謀，橫被慘戮，尤爲可痛。又云：涯女爲竇紉妻，以痼病免，然則已

⊙ 泄機也合罪劉蕡，猶言泄機也合罪劉蕡乎？故曰反語。

嫁之女皆見殺，傷哉！

按永貞之變，八司馬止於貶謫，而甘露之變，王涯以下十七家，橫被慘戮，於是讀史者之看法，大不相同。宋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論其事云：

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，未嘗不流涕也。嗟夫！士大夫處昏庸之世，不幸罹此，後來無人別白，可恨。近觀皇王寶運錄、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：「太和九年，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，並見陷逆名，本承密旨，遂令忠憤終被冤誣，六十餘年，幽枉無訴，宜霑沛澤，用慰泉扃，並與洗雪，各復官爵，兼訪其子孫與官，使銜冤之魂，亦伸眉於九原矣。」惜乎劉昫、宋景文、歐陽永叔不見此書，載之於新舊唐史，殊爲闕文。

西莊在史商中遂錄此文，並謂新唐書於涯傳未載：昭宗天復初大赦，明涯訓之冤，追復爵位，官其後裔，此緣天復雪劉蕡之冤，遂以雪涯等亦在天復，其實是光啓，當從玉照云云。西莊心儀忠憤，務極綜覈，宜里堂推服其人。

里堂譏李德裕愚而好自用，此則西莊別有看法，史商德裕主議殺郭誼條云：

郭誼持劉稹（從諫之子）首降，帝問何以處誼？德裕曰：稹賢子，安知反？職誼爲之，今三州已降，而稹窮蹙，又販其族以邀富貴，不誅，後無以懲惡，帝曰：朕意亦爾，因詔石雄入潞，盡取誼等，及嘗爲稹用者誅之。案新唐書此段，載德裕之

主議殺郭誼，最爲明確，王氏懋竑謂：誼殺羽等，〔王羽者，涯之從孫。〕欲以悅宦官，取節鉞，德裕心實痛羽等冤死，假爲此詔，使羽等之死，似出朝廷意，則誼不得居其功，然後誼始可得而殺，此論最精，可云卓識，見白田存稿第四卷。

此西莊贊成白田之右德裕，與里堂顯有異同，白田之論，李越縵亦甚服之。德裕既貶崖州司戶，有在貶所祭韋相執誼文，文載李衛公別集第七卷，西莊引之。○按永貞之變，同時邁難諸子，以執誼材最下，而又妄生異同，爲德不卒，君子鄙之。衛公非以同官同貶，貶又同地，此區區將死善言，諒亦難得。由德裕言之，當年蔑視訓注，羞與通力，以致闍寺坐大，橫流莫挽，卒之公私塗炭，自身牽連貶死，人非木石，疇能無感？李商隱明神詩云：「明神司過豈令冤？暗室從來有禍門，莫爲無人欺一物，他時須慮石能言。」馮浩作注，錢龍惕作箋，俱謂爲甘露之難而作，〔西莊卷中亦引此詩。〕衛公臨死致祭執誼，或者等於石之自言云。

甘露之變，及與永貞相連諸誼，輒因李愬一言，有所啓發，而詳爲推闡如右。

三

本文題作上襄陽李僕射，而目錄作「上李涼公」，按唐書愬傳：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、封涼國公，宰相世系表：隴西李氏聽、檢校司徒涼國公。聽

者、愬季弟也，兄弟皆封涼國公，而杜牧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詩云：「家呼小太尉，國號大梁公」，小太尉以別於父晟，大梁公以別於弟聽，詞意明白，惟字作梁、不作涼，讀者疑焉。馮集梧注小杜詩謂：「唐時封號，大約多依本貫，李氏出隴右，疑封涼國爲是，梁字傳寫誤」，注亦近理。釗按：愬以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在元和十五年九月，而太尉更是沒後所贈，皆子厚所不及見。

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

一

子厚在日，牛李黨幟方見萌芽，子厚於吉甫推尊倍至，牛思黯以後輩來，亦示弘獎，未審隱衷何所涇渭？子厚歿後，而劉夢得依牛綦切，形勢所迫，解人將倚何門？思之憮然。

始閣下爲尙書郎：貞元初，吉甫爲尙書屯田駕部二員外郎。

薦寵下輩：語出漢書灌夫傳，子厚不止一次用。

及閣下遭讒妒，在外十餘年：貞元七年，陸贄爲相，出吉甫明州刺史，歷忠柳饒三州。

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：永貞元年八月，以吉甫爲考工郎中，知制誥，十二月、

爲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

視日請命：命、死命也，意謂日日求死不得。

中分主憂，以臨東諸侯：元和三年九月，吉甫罷爲淮南節度使，故云臨東諸侯，揚州卽謂淮南，啓當在此時或稍後作。

二

始閣下爲尙書郎，薦寵下輩，某尙幼不得與者，此指貞元七年前事。自是竇參貶，陸贄相，疑吉甫黨於參，左降明州長史，由七年至元和二年，凡躋躓十六年，文稱閣下遭讒妒，在外十餘年，卽是之謂。二年，憲宗廣用賢達，吉甫由翰林學士爲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，於是泣謂中書舍人裴垪曰：「吉甫流落江淮，踰十五載，一旦蒙恩至此，思所以報德，惟在進賢，願悉爲我言之」，垪取筆疏三十餘人，數月之間，選用略盡。而斯時子厚遠斥在外，不得與於此選，文謂「閣下相天子，致太平，幽隱而懷道者畢出，某則去表著之位，受放逐之罰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」，此物此志。逾年卽元和三年，吉甫出爲淮南節度使，斯與曩之佐貳明州，情景大不相同，子厚因謂「中分主憂，以臨東諸侯，盛德大業，蔚成光明。」凡啓之辭意，可得取證當時顯實以爲符契者，大率如右。

呂化光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刺史，事在元和四年，子厚致吉甫下一啓，稱化光道

過永州，辱示相公手札，則子厚連續上吉甫二啓，應在元和四五年間。

三

牛李者、中唐黨爭之大衝積也，子厚從政，稍前乎是，而其無形連誼，亦略有草灰蛇綫之可尋，用特疏滌一二，附於獻文啓後。

王漁洋論牛李之黨云：

予曩與亡友葉文敏、〔按此指崑山葉方藹。〕論牛李之黨，李爲君子，牛爲小人，勿論兩人本末，卽視其所與之友可知，文敏不甚以爲然。適觀眉山唐庚集、寄郭潛夫詩云：「黔江清且碧，瀘江濁而紅，須臾盡變濁，混混顏色同，清固不勝濁，此理天下通。君視開成間，牛李爭長雄，卒之贊皇老，不勝太牢公，物理自古然，徘徊歎無窮。」因憶吾前之持論非謬，而文敏或別有見，未必然也。葉石林云：「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流人物，可與姚崇並立，而不至爲崇之權譎，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，則開元不難致」，良然。

漁洋所見平平，不知詡菴〔葉方藹字。〕持何說？當徐考之。

宋祁修唐書，中所用牛李字，李皆指宗閔而非德裕，唐子西與子京同時，而詩語別標一幟，可見宋時於中唐黨案，並無一致意見，漁洋引子西作證，亦從恆人目論之後而爲之辭爾。

居易錄又引海寧朱一是史論一段云：

論李衛公云：「牛李之黨，蘇轍謂牛以德度勝，李以才氣勝，並有瑕瑜焉，自吾觀之，其相去遠甚。僧孺者，無識之庸流，德裕者，經世之名佐也，僧孺之黨，若李宗閔、李逢吉之徒，皆險險嫉媚之小人，大禍人國，而德裕之黨，若裴晉公、則國之勳臣，社稷視以安危者也。」又「使天祚唐室，假武宗以年，而德裕前不小用於節使，後不摧折於貶竄，并一生之精神才智，盡效於政府之區畫，將藩鎮盡革，外攘內安，不難復貞觀開元之盛」云云，其論維州事尤確。此論與予前說正合，益知穎濱立言之謬。

按朱一是、字近修，崇禎舉人，國亡後，披緇衣授徒，長於論史，有可堂集。

漁洋論牛李黨事，於居易錄中鏗而不舍，在卷二十復有一條如下：

適讀崔鷗德符論楊嗣復，備言小人常勝，君子常不勝，其大端有十二，而終之曰：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，此鄭覃、陳夷行所以罷黜，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，李逢吉、宗閔、楊嗣復輩所以卒於翔祥而得志，豈足怪哉？崑山王志堅弱生跋曰：李贊皇之相業，唐季無兩，弇州以比裴晉公，而稍昂之，其論當矣，至其爲人，論者猶或不滿，以爲不能釋憾解仇，亦不盡然也。仇士良以武宗之立，非宰相意，勸帝誅楊嗣復、李珣、戶書杜棕，顧德裕救之。三人者，皆牛黨也，使以私怨行之，立齏粉

耳，乃與同列上奏，至於伏地不起，楊李得全，僧孺二李能之乎？二李之惡極矣，貶之未可謂私，白敏中、令狐綯皆二李黨，贊皇引用不疑，而卒受其禍。由是以知：贊皇不能釋憾解仇，乃憾自不釋，仇自不解耳，非贊皇之過也。晁無咎詠贊皇云：「當年伏地全楊李，公亦何知愛惡間」云云，亦同此意，弱生著史商，詳載此議。觀三公之論，則知蘇黃門牛李論之諄，而予前說之非臆矣。○

按崔鷗字德符、陽翟人，舉進士，徽宗初，上書言司馬光章惇之忠佞，尋為蔡京所扼，免官，居郊城，欽宗即位，復上疏論蔡京馮澥罪惡，工詩，有婆娑集。王志堅字弱生，更字淑士，萬曆進士，崇禎初，督湖廣學，禮部推為學政第一，詩文有法度，著讀史商語，即漁洋所謂史商也。晁補之、字無咎，文為蘇軾所稱，有雞肋集。綜此三子，漁洋謂之三公之論，以折蘇子由平視牛李之說，漁洋右李左牛如此。

夫牛李於子厚之連誼為何如乎？思黯作憫忠賦事，吾已別記，不贅於此。至李氏父子也者，父吉甫立朝過早，子德裕則又過遲，子厚致成兩不相接，可云恨事，集中有上李相公啓事兩通，頗說明受知不及之實。

第二啓云：「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，瀟湘參百越之俗」，則子厚久滯湘州，薦仍囚

○蘇子由著歷代論，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為一代偉人，庶幾乎以忠恕格物者，語見陳善捫蝨新話。